（第一页）

梅花案

故事发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1967年，1967年是两个阶级二条路线的激烈斗争的关头。原因是国民党李宗仁夫妇从海外归来，参加祖国的统一事宜，但是一次宴会上夫人郭德洁女士，突然被害，我公安战士对这一案件开始战斗。

第一条

明亮的月亮休息了一天之后，从广阔的地平线上升起了，广播电台的大楼上的电锺（kurzzeichen钟）指向12点30分时刻。國（kurzzeichen国）务院电报密室的门打开了，匆匆走进来一位年青（Korrektur轻）的姑娘，手里拿着一份收到的需要立即报告总理的电报。

办公室里，我们敬爱的总理坐在办公桌旁的沙发上，在乳色的台灯下，批阅文件，虽然姑娘的脚步声放得很轻，但总理已经觉察到有人进来，等姑娘走到身边时总理便抬头望着姑娘说：“有什么事”，姑娘轻声地向总理报告说：“郭德洁女士于今晚上在广州交易会上被害，同时将手里的电报交给总理。总理看完电报，眉头紧锁，感到问题严重，他想了一下，放下文件，站起身来，在地毯上走了几个来回，轻声向身后请示的姑娘说：”小刘，马上向广州公安局发报”，无形（线）电波发向了天空。（二）广州这个美丽的城市，和别的城市一样，一派生气勃勃，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。在这珠江饭店大桥与华桥（Korrektur侨）饭店旁的广州秋季交易会上的大楼里经过一番精心打扮，正以新的面貌迎接来自世界各國（kurzzeichen国）和地区的朋友们来参加1967年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的开幕。一列列火车从天南海北运来了大批的商品，一辆辆汽车运来了举不枚（不胜枚举）的出售商品，一架架飛（kurzzeichen飞）燕从世界各地载来了无数的外国朋友。正当交易会即将开幕的时刻，广州市委和出口商品交易会，同时收到了中央的电报，1967年奋不顾身归国的李宗仁夫妇欲来参加广交会开幕式，消息像风一样吹遍了广州大（第二页）地。广州人民为主席英明伟大深受感动，为吹唻（Korrektur来）口（Korrektur国）民党总统归国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，美丽的城市洋溢着欢乐的气氛，一排排彩旂（Korrektur旗）

迎风招展，高大的建筑物上掛（kurzzeichen挂）着标语，机场上飘着鲜艳的红旂（Korrektur旗），数十万欢迎的隊（kurzzeichen队）载歌载舞。当李宗仁夫妇到达机场时，倾（Korrektur顷）刻沸腾起来，热烈的口号声，迴（Korrektur回）荡在机场上空，飞机在机场上空绕圈滑翔着地，在暴风雨般的歌声掌声中，李宗仁夫妇满面春风走下飞机。广州市委负责人王首道，黄荣海，交易会负责人张芳同志迎上去，同他们亲切握手，天真烂漫的儿童，喊着欢迎欢迎的口号，载歌载午（Korrektur舞）向贵宾们致敬，女青年们也在欢乐的乐曲声中起舞呼喊“欢迎，欢迎”。李忠仁夫妇热泪盈眶，不断挥动双手，向人们致意。陈列商品已经放在庭上，三色五宾(Korrektur缤)，影吹音续，五光十色的商品，人们

深为祖国18年来取得辉煌成就感到高兴，为这种突飞猛进的繁荣景象感到自豪。当晚交易会举行盛大招待会，招待世界各国朋友，招待李宗仁夫妇。庞大宴会厅里一片辉煌，愉快的欢乐声此起彼伏，山珍海味散发着诱人的味道，洋溢郁人之感，感人肺腑。40多岁的矮胖子刘刚付(Korrektur副)会长两眼闪灼(Korrektur烁)着欢腾的光辉，红光满面地向贵宾们致敬“干杯，干杯”，你呼我应，宴会上人们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之中，刘刚举起杯来走到郭德洁女士面前，深情举劝郭德洁干一杯，郭德洁眼睛一看，浑身一惊，

神色突变，汗流满面，连忙推辞，“谢谢，付(Korrektur副)会长，我不会”。刘刚大笑，“哈哈，一个总统夫人连酒都不会喝，简直笑话，你还是喝了我这杯酒吧！它是中国人民的深情厚意。”“我已经戒酒了。”在一旁的李宗仁知道夫人会喝酒，并为刘刚的劝酒所感动，对夫人的推辞表示生气，埋怨说：“你今天怎么不喝了？”（，“）

这杯酒应看在中国人的面上喝下去吧！（”）郭德洁无可奈何地看了丈夫一眼，接过刘刚手中的酒杯靠近咀微微呷了一口，放下，刘刚拿着酒杯，笑了笑道：“干杯，干杯”向其他桌子走去，李宗仁兴致勃勃地和外宾喝着酒谈着话，却没有发现自己的夫（第三页）人面色苍白，双目失神，她腹中绞痛，已退出会场到休息室去休息了。

招待员小刘到李宗仁面前，轻轻地说：“郭女士腹痛厉害，我已打电话到医院，医生护士马上就来，请你去一次。”李宗仁吃了一惊，刚才好好的，怎么突然腹痛，他忙离开宴会厅，三步併(Korrektur并)二步，向休息室走去。夫人已经死了，极为一声正在作(Korrektur做)人工呼吸，李宗仁惊呆了，医生站起来，吐着粗气说：“心脏仃(Korrektur停)止了跳动”（三）“嘀嘀”十辆摩托车风驰电般的从广州公安局而来，看那车灯而划的灿烂光柱，听，那突突的马达声，从而使人觉得什么地方发生了一件触目惊心的大事。摩托车终于仃(Korrektur停)在百货公司大楼的面前，宴会已经结束了，厅中只有服务员在打扫残饭剩菜，收拾了歺(Korrektur餐)具。另有听到扑面的脚步声，王首道，王彪走进休息室。只見（kurzzeichen见）沈处长来了，便走过来亲切的握手。沈处长认真检查郭德洁尸体，摸着死者的尸体，诊断是否中毒，于是撬开死者的口腔，检验有无毒液溅

溢口中。李宗仁注意地看了一下这位沈处长，40余岁，头发已经斑白，中等个子，对王彪说：“死者中毒现象医生检查过没有？”，“是否急诊？（，）医生检查没有发现丝毫病状，沈处长看了李宗仁一下，问他”郭德洁女士在宴会上有无反感（常）现象？······“有”李宗仁回答说。“她谢绝敬酒”。“我生气地只劝他勉强地喝了一口，就把酒杯放在桌上，还将酒洒了一地”。沈处长点点头把这些重要口供记了下来，然后走向小刘，然后走向小刘，说：（“）是哪位在那桌上服务？”“是我”小刘说。“有什么情况吗？郭德洁女士在宴会上有什么现象？”“她开始是欢喜的，刘付(Korrektur副)会长向她敬酒的时候，她突然神情紧张，汗流满面，抖着手，把许多酒洒在地上，只喝了少量一点酒。”沈处长来到休息室，带上化验工具，叫公安战士进行仔细化验，发现了美制毒性烈剂（烈性毒剂），沈处长回到公安部向总理汇报。第二天早上，沈处长很早

来到审问室，准备在总理给他的期限内（第四页）提前破案。他坐在审问台上，打开档案柜，取出刘刚的历史资料，翻了一下，放在桌上，右手按了一下电铃。门马上开了，小张进来，“把刘刚带进来，”语未落音，小张还没有来得及转身，小李进来，严肃地说：“刘刚服毒自杀”。“报告”，电报员小燕又推门进来，将一分(Korrektur份)电报送给沈处长而去。

中央对刘刚的宿舍进行了检查，刘刚有三个家，在北京和广州的家公安局未发现，有价值的是刘刚最后一个家，刘刚这个住宅比在其它二个朴素的多，共三间房子。第一件是普通的小厅，第二件是卧室，第三件橱(Korrektur厨)房，其中灶间没有电炉，保险柜已经生锈了，让人觉得是无用的废品，而且无锁，完全是一个电台。沈处长仔细看了看这个保险柜，觉得有名堂，便带到广州。保险柜带到广州打不开，后来和重庆公安局联系，派来了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工人，老工人已经工作了九天，但仍未打开，这一天早晨，处长刚起床，正洗脸，小燕兴奋地化验室跑来，刚踏进沈处长的门就喊了起来，“沈处长，打开了”。沈处长故意问小燕（：）“什么打开了？看你这样高兴。”小燕随手将沈处长的毛巾丢在脸盆里，拉着沈处长就往外跑。“哎小燕子，你得让我洗脸啊！”沈处长虽然这么说，但人已到化验室，看到小张和几个公安战士在一起，老工人手里执着保险柜和公安战士一样，全神贯注地注视着打开的保险柜，“打开了吗？”沈处长欢喜地问。“打开了”，小李吼起来，沈处长握着老工人的手亲切地说：“谢谢你啦。”“有什么可谢的，都是为了革命，这位姑娘也费了不少心呀。”老工人慈祥地看着小燕笑笑······一阵笑声之后便严肃起来，沈处长仔细看了这个铁柜内里壁上，有三格铁抽屉，内有暗锁锁着。处长打开抽屉有三个不同的钥匙，他用钥匙打开了铁门，他用第二把钥匙开门时，打开后绿色壁头上有三朵红丝绒的梅花，小燕高兴好奇地叫起来，伸手去拿（第五页）梅花，手刚靠近第一朵，梅花就烧起来了，她一惊手就缩了回来，但第一朵梅花已经烧了起来，小燕把梅花烧掉一事向总理作了汇报，一会儿小燕走了进来，把收到的一份电报交给沈处长。周恩来总理通知我们，把保险柜用专机送到北京去。

保险柜送到北京，放在中央办公厅的圆桌上，周围摆满了沙发。全国卌（三十）多个公安厅长奉总理的命令到北京，商量破案。总理把沈处长请了去，这几个厅长有的在沉思，有的来回踱步思考。四川省公安厅长方敏同志，刚到北京，他一看梅花图马上进来，向郭德洁女士专案组负责同志说：“我曾在歌乐山的渣子（Korrektur滓）洞里看到过此梅花。”然后把情况向总理做了汇报，总理马上请回四川省公安局谢处长乘坐专机飞北京破案，40多岁的谢处长，二眼炯炯有神，活泼的像20多岁的青年小伙子，精神充沛，容光焕发，夹着公安局的公文包，大步走了进来。“啊谢处长，你来了，请坐。”“请坐老谢”。几个认识的厅长都热情地向他招手，谢处长满心欢喜地应酬几句，一眼看见梅花图，深色苍白，痛苦的神情充满脸庞，他眉头紧锁，心事重重地退出办公室，引起全体在坐的惊奇，有经验的厅长们凭自己敏锐的目光，怀疑此案与谢处长有关，只有方厅长想法不同，他认为可能引起谢处长对往事的回忆，心里难受，谢处长一出去，就给总理打电话。“总理吗？我是重庆公安处长，刚到北京，我有事想和您谈谈……”“谢处长吗？你辛苦了，马上就来。”总理亲切地说。谢处长来到总理办公室，坐在总理对面说：“总理我要向你谈一下梅花图的来历，那时1949年将介（Korrektur解）放的事情。”

（三）

在高大的楼房，四楼17号房门开着，一位20多岁的小伙子点上烟抬起了头，从窗口看着美丽的城市和江河，他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，决定让祖国美丽的山河回到人们的怀抱，但是整个山城充满着白色恐怖，街（第六页）道上的囚车穿梭，喇叭长鸣，难民到处求乞，街道两边的居民关门闭户，国民党匪兵和美国鬼子到处为非作歹，到处听到惨叫声，山城是美丽的，但是在国民党铁蹄蹂躏下，青年看着眼前的惨景，心如刀绞，他横眉紧锁咬牙切齿，强烈的思想感情，使他热血沸腾。他低着头看了看手表，飞快地走下楼梯，穿过街道，让过囚车，走过一条小巷，不多远迎面来了个老工人，年近半百，但身体结实，他看见青年，很自然地从口袋抽出一支烟，喊：“喂，先生，借个火”，正在这时一群井（Korrektur警）察走进小巷，青年仃（Korrektur停）下，将燃烧着的烟递给老工人，老工人趁机把自己那根烟放在青年手里，吸着那只燃烧着的烟回头走了。青年瞪了老工人一眼，把那支烟轻轻地揉碎了，井（Korrektur警）察看了看走了。青年回到十七号房间，展开手中的纸条，上面写着“让爹娘享受”，青年从抽屉拿出化学药水，用笔抹在纸背后，那枝烟纸上立即显出字迹来，上面写着：“着风最浓，有一辆小轿车（黑）每逢早上九点不知从什么地方开往何处去，始（Korrektur驶）入城中，望你跟踪追击，寻到小轿车的来龙去脉——枣庄地下党1949年5月。”青年看完后将纸用打火机烧了。第二天早上，鲜红的太阳从山中抬起头来，显出美丽的光辉，九点钟的时候，青年若无其事地向前走去。“嘀……嘀……”一辆小轿车从郊区驶进成立，青年拿起烟盒照相机，准备照相，但轿车一去无踪了，第四天早晨在前几天轿车经过的地方，隔50-60公尺有一个人在散步，九点钟黑色轿车从郊区驶进城，沿着上次路线转弯在重庆一中门口仃（Korrektur停）住了，车门一打开，一个漂亮的小姐走出，青年拍好照片，并注意那小姐的脸，年方18-19岁，面容美丽，娇柔的体姿，只是身体有点虚弱，穿一双粉红色的尼龙袜子，一双光亮的高跟皮鞋，挟一车厚厚的长篇小说，她那双乌黑的眼睛闪烁着迷人的魔力，青年怕小姐注意他，便装着散步走开了，小姐关上车门走进中学，黑色的轿车飞驰出城，青年忙跟进中学，一回看时，小姐已不知去向了。（第七页）

（四）

从那天以后，黑色的轿车不再进城了，小姐再也没有影子了。几天后这位青年闷闷不乐，他知道这位小姐是在中学里失踪的，便在校内外跟踪追击，偶然一阵微风吹来，他感到一阵凉快，不过当风一过便格外觉得热得慌，他不知不觉的走到学校门口，抬头一望，后门处杂草丛生，有几堵断墙残壁，他不知道有人走过，距离后门很远的地方，有一座废堆，过去有一座小院子，大门又破又烂，这门不远处放着一个阴森可怕的棺材，走进第二间，接着走进第三间，青年看看这几间房子，地上长着稀蔬（Korrektur疏）的野草，墙壁到处都是青苔，青苔中还混着各种拉（Korrektur垃）圾，眼睛一看仿佛自己在空中。这几间房子都没有可盖，格子很高，墙上有一个锁着的窗，里面光线很暗，打开门，眼前突然开朗，首先映入眼中的葡萄架，茂盛的叶子，如绿色的地毯一样，盖天铺地（铺天盖地）的沿下面是一个不大的院子，构成了一个理想的凉棚，葡萄架里面是一个全新的房子，那位小姐专心地坐在葡萄架下看着小说。青年心情一阵轻松，悄声地退了出去。在回家途中，他一边思考着如何接近这位小姐，而不使他（Korrektur她）对自己产生怀疑，他明白这美女不是一般人物，凭她神出鬼没的小轿车，就说明这一点。我人材（Korrektur才）出众，首先会使姐产生好感，也许会产生爱情，而爱情又是爱开始的，俗语说：“只有藤缠树，即有树缠藤。”只有让小姐来缠我，假使冒失撞进去，小姐可能离开这废虚（Korrektur墟），住到别处去，那用什么办法呢？”突然从远处传来惊耳的琴声，送进了青年的耳膜。“有了，”青年用拳头狠狠地挥了一下，于是转怒为喜，提起精神走回家去。第二天早上，太阳还没有出来，晨雾浓罩山城，激发着美丽的青年已经自己打扮起来，提起一把精制（Korrektur致）的小提琴，走进山城旅馆，在高大的山城旅馆的后门壁下，青年到了昨天的地方，他推开三楼四号房间的二扇玻琍（Korrektur璃）窗。从这里可以（第八页）看到小姐，青年打开琴盒，拿出小提琴演奏起来，随着音乐的高低轻重，悲哀，喜怒，清脆宛（Korrektur婉）转的琴声直透云雾，那旋律似乎惊醒了熟睡的太阳，很快地从驱散的乌云中伸出头来，红着脸，惊奇地抬头看着这旅馆，倾听着这宛（Korrektur婉）转的琴声，那鸟声赞叹的情歌，那妖媚艳丽的花草，似乎也情投意合地随风摆动，点头赞美。青年斜眼看了一下，葡萄架下坐着那位小姐，只是安静地坐着看书。一天，二天，三天……过去了。青年极力控制着自己使出生平最高的技艺，将提琴拉得更有劲。但是那位小姐还是那样安静地看书，似乎对那曲调无动于衷，这时那（Korrektur哪）怕看一眼清秀的琴手，也就是打动心灵的开端。青年不得不放下提琴休息一下，他十分沮丧，刚才那满腔的热情，充沛精力不知跑到那（Korrektur哪）里去了。

他无可奈何地看了小姐一眼，心想从常理讲，性格温和的漂亮女子，一般是善于动情的，何妨是一位十七、八岁的妙令（Korrektur龄）少女。我这优柔的琴声曾经打动过多少姑娘的心，而她为何这样毫无反应？难道她的心肠格外冷酷吗？是她听不进去还是耳聋呢？青年瞪了小姐一眼，咬了咬牙，突然掌起小提琴，蹬蹬地走下楼梯，猛向葡萄架下走去，小姐慌乱地望着进来的青年，手足无措，只见她将手伸进提包里，摸着放在里面的手槍（Kurzzeichen枪），青年来到小姐面前，似乎才突然发现前面有人，连忙抱歉地说：“小姐，对不起。”“没什么。”小姐从沙发上站起来，慢慢地恢复了常态，安详地打量着面前的小伙子，他壮实的身体，美丽的脸庞，举动文雅，动态十分令人可亲，就象（Korrektur像）石子头进河里激起层层波纹。小姐的心里翻滚着，青年的形象就像刀刻木雕般的在心胸中牢牢地占居（Korrektur据）一个突出的位置。总之，她对这个不速之客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但是小姐只简单地说了一句：“哦，清坐。”便一声不吭地看她的书，青年受着无（第九页）理的待遇，心里很气闷，便说：“小姐，很对不起，打扰你了，再见。”青年有礼貌地起身告辞，说完提起琴转身就走了，小姐放下书，抬头望着青年的背影，激怒了她，她眉头一皱，心想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他找我似乎有事，是不是我的傲慢激怒了她，还是因为俊美瞧不起我，可是我倾城的美貌是谁见了都神魂颠倒。我今天要看看这傲慢的小伙子多大的能耐，这位小姐立起来迎上去，挡住青年的去路，脸上露出恼怒而多情的微笑，“怎么来了不坐一会，不好意思吗，不要紧的，这儿很僻静。（”）说着立刻露出喜悦的脸色，青年欣然同意小姐的提议，“啊，太好了，谢谢”边说便拉着小姐的手回到凉棚下，小姐招呼青年坐下，自己推开门从房里拿出一把椅子，自我介绍，（“）我叫朱娜，这就是我的家，请问尊姓，（”）青年笑着说“朱娜，多么好听的名字，我叫凡亚。”说着把提琴放在前面咖啡色的小园（Korrektur圆）桌上。“‘凡亚’这个名字文雅得很（”），小姐开玩笑似地说，“你家住在什么地方，”“上海。”“你在重庆干什么”，“我父在这儿开了个大商店我在这儿经营商业，”小姐听了高兴地说：“哦，商人的后代，请问贵店名字”“吉 时装公司。”他们一番寒暄之后，便扯起提琴的话题，小姐却也精通乐理，二人谈得十分投机，这时凡亚看了表起身告辞，“对不起，少陪。”我还要到表哥那里去有事，以后有空再来陪你，再见。”一等就几天，凡亚没有来，朱娜也无心看书，一会望望门口，一会望望背面旅馆和三楼房间，却一点动静也没有，姑娘有些焦急不安，心里就像翻滚起伏的江水，怎么也不能平静下来，朱娜对青年产生的爱象（Korrektur像）波浪一样，一浪推一浪，但是姑娘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，把它置在心灵的深处，小姐根本无心看书，忧郁地无（Korrektur胡）思乱想。有时候旅馆传来金属碰击的声音，它（Korrektur她）认为是凡亚的琴声，那本书倒底是什么（第十页）情节，她根本不知道，翻二页就低头沉思，一会把书抛在桌上，搓着手来回徘徊着，一会倚着柱子望着远处。小姐失望了，十分沮丧，竟想忘掉凡亚，但是凡亚那诱人的神态，总在她脑海里游荡。凡亚忘掉我了吗，难道他铁了心肠，我那多情的有意他看不出来吗？不禁伤心地落下泪来。

夕阳残辉，金色的余晖照映在朱娜的充满泪水的脸庞上发着晶莹闪烁的光辉，朱娜又失望地等了一天，最后往旅馆望了一眼，心情沉重地往家走去。突然一阵清脆熟悉的琴声，从背后旅馆里传了出来，飘到朱娜的耳里，朱娜心里激动。几天来一直静侯（Korrektur候）的琴声终于响了，她急（Korrektur疾）步上前，凡亚在推开的窗口上拉他的小提琴，就象（Korrektur像）久雨后第一个晴天一样，就象（Korrektur像）失伴的雁找到了同伙，就象（Korrektur像）盲人突然睁开了双眼。天真的少女抑制不住心头的兴奋和激动，欣喜若狂地喊道：“凡亚，凡亚”凡亚从窗口喊道：“朱娜，你好。”接着凡亚拿着小琴走下楼来 朱娜埋怨道：（“）你怎么这么久不来了呢？”“我回上海了。”凡亚笑着说：“很抱歉，没跟你打招呼，请原谅。”然后抱着两把椅子说：“我俩坐下。”朱娜似醒悟了一样说，(“)我高兴得都忘了叫你坐下，老实说，我早上就将椅子拿来等到现在。(”)说完脸上浮现上一层红晕，低头搓手，凡亚也含情脉脉地说：(“)领情，谢谢你，能让你一直记掛（Kurzzeichen挂）着，我真感到荣幸之至。不过我这几天也一直记掛（Kurzzeichen挂）着你啊。”朱娜听了欣喜地问道：“真的吗？”凡亚点点头，“请客”，请你赴宴去吧，他们在等着你呢？”朱娜好象很为难地说，（“）怎么敢受呢，转告你表姐，我感谢他们的盛情。”凡亚接道：“以谢就行呀。表姐是我重庆的唯一亲人，难道你这一点心意都不能领受吗？而且也是我的心意。”朱娜沉默了一会说：“那么这样，我打个电话给我母亲，叫她把我的车子开来，”说着站起来就要走，凡亚拉住说：“怎么要客人自己开着子，你只管作客就是了。”然后晚起朱娜的手臂走（第十一页）到门口停的轿车面前，拉开车门，朱娜和凡亚紧紧坐在一起，互倾爱情。轿车在一阵急(Korrektur疾)驶之后，在皇后饭店停下来。只见台阶上早有穿着阔绰的一男一女，车门开后，他们便迎上来说：“一路辛苦了，小姐。”凡亚亲热地喊表哥表姐，然后指着朱娜介绍给表哥表姐，白白胖胖的表姐马上挽着朱娜的手臂，“啊，你真漂亮，朱娜”，“我说你怎么把客人放在车门口呢？”站在一旁的表哥说，“先回家里吧。”表姐笑着说：“啊呀，我真糊塗（Korrektur涂），好快进屋去。”他们四人不分客主在四楼客厅里坐下后，叫人送来了咖啡，茶，精装香烟。承（Korrektur趁）喝茶抽烟之间，朱娜打量客厅，这客厅顶头一盏大吊灯，墙壁给乳白色的灯照得整个房子一种宁静的舒畅的气氛，窗台上几盆花，色彩新艳，洁白的墙上掛（Kurzzeichen挂）着几幅山水画，房间当中有一个大园桌，靠进（Korrektur近）门口有一个双人沙发。另外，这里还有几把雕刻木椅，佈（Korrektur布）置间（Korrektur简）单，但确（Korrektur却）恰到好处。几个人忙着谈家常，一会仆人道：“饭菜已好。”表姐连忙招呼开饭，不一会满桌热气腾腾，二瓶精制美酒，高出碗面地立在桌上。四人坐定之后，表姐给朱娜满斟一杯，客气地说：“饭菜不知道做得合口味吗？便菜便饭随意吃，莫要客气。”说完挟一块鲜鱼放在朱娜碗中。朱娜也客气一番，四人便猜天猜地，天南海北地扯一通，兴致十分浓厚。大厅里不时地响起一阵阵笑语声。吃完饭，表姐笑着对凡亚说：“今天我请客，明天你做东道主啰。”凡亚说：“请客我十分乐意，只是拿不出你这样合胃口的饭菜。”过了一会凡亚干脆说道：“好，明天我请客，九点准时就歺（Korrektur餐）。”这时扑人又端上烟茶，又拉扯了一番。天色惭惭（Korrektur渐）晚，朱娜告辞回家，表哥表姐送到门口，连连说道：“小姐常来坐坐，莫嫌我们家道贫寒。”朱娜回家，凡亚对朱娜说：“明天你能帮我忙哪。”（第十二页）“好”，朱娜应道。“明天早点来，我等你”，“再见。”

凡亚的住宅很讲究，也很有派头，一看便知道是经过精心布置，大厨房里油烟浮漫，热气腾腾。凡亚请的两位厨师，正买（Korrektur卖）力的切呀洗呀。凡亚将客厅收拾了一下，走到厨师身邊（Kurzzeichen边）看了一下表，还只六点，便指正在剁肉的厨师说：“张师付（Korrektur傅）已经办的差不多了，你们忙到这会改休息了。”厨师解下围裙，洗完手回皇后饭店了。凡亚一个人忙着忙那，一会烧鱼，一会烧菜，忙的满脸油污。朱娜按凡亚给她的地址，在中心饭店门口仃（Korrektur停）下车，回头一望，只见漂亮寓厅门口一块横匾“凡亚饭亭”。朱娜撩撩头发，走上台阶，她来时的轿车嘶的一声飞驶而去，车后顿时掀起一阵灰尘，朱娜轻盈地走进屋里，立即闻到一阵饭菜的香味，便直接到厨房去。朱娜推门一看，只见屋内热气腾腾，菜香扑鼻，凡亚正在忙个不停，旁边桌上放着已做好的菜，朱娜故意叫了一声：“菜。”凡亚一惊，见是朱娜，忙笑道，“快来帮忙”我这是作作，不过你得当伙计，哈哈。”屋里一阵轻快的笑声。8时，凡亚对正在忙着的朱娜说：“表哥表姐就要来了，我去接他们。”正在这时门口响起了喇叭声，凡亚朱娜赶忙迎出去。表哥、表姐一下车，又是一阵寒暄，一起进屋用茶。一会凡亚便招呼人用饭，席上，表姐连连赞叹这饭菜口味之好，凡亚道这都是朱娜的功劳。表姐听是朱娜做的饭菜，格外称好，说：“朱娜有这样的烹调手艺，明天就请朱娜做东道主，怎样？”朱娜听此连连摆手道：“不行，不行”说着脸色十分为难。凡亚说：“那可不行，昨天表姐请客，今天轮到我，明天该是你了，不用推了。”表哥接着说：“这话有理，而且你们晚歺（Korrektur餐）做得那么可口。”朱娜只是不肯，几乎僵持不下，朱娜眼看情面难却，只好说，我去打个电话，给我妈妈。凡亚跟着走出房间，（第十三页1）侧耳听她只糊糊塗塗（Korrektur涂）几句：“明天早晨九点之后。”朱娜放下电话，突然兴奋地对凡亚说：“明天九点钟我请客。”

（六）

朱娜和凡亚的黑色小轿车，刚刚仃（Korrektur停）在皇后饭店门前，朱娜和凡亚刚下车，表哥表姐正驶过来了。朱娜彬彬有礼的招呼，“表哥表姐你们好”，表哥表姐也应酬几句，接着大家上车，凡亚说：“我和朱娜乘的是黑轿车，表哥表姐乘绿的”，朱娜抢着说：“今天我做东道主，当然是乘我的小轿车呀。”于是大家都上车了，朱娜坐在司机旁，轿车向野外驶去，越过河谷，穿过绿洲，隐没在深山中。凡亚和表姐欣賞（Kurzzeichen赏）着窗外的一山一水，一草一木，突然窗外升起一阵白色的晨（Korrektur尘）务（Korrektur雾），客人们什么也看不见了，但是小轿车却没有减速，疾驶而行。凡亚凭自己经验，知道车子已越过一条沟，进入平川了。车子门外传来了几声犬叫，忽而又传来了两声槍（Kurzzeichen枪）响，凡亚注意地听着这一切，深思着。为什么突然出现雾，桥车又不减速？为什么朱娜坐在司机旁默默无声？轿车终于停下来了。窗外什么雾也没有了，眼前是高大而坚固的钢肋（Korrektur筋）水泥结构的四层大楼，“表姐我家到了，下车吧！”朱娜说完跳下车，向那站在车前等候的四十岁光景的肥胖的妇人说：“妈，你等急了罢。”“没什么，孩子。”那妇人答道。朱娜很快就将先后下车的表哥、表姐、凡亚一个个介绍给母親（Kurzzeichen亲）。“快进屋吧”，那妇人热情地说。凡亚已经这里的地形看了个清楚，高耸入云的山峯（峰），像刀切一样，团团围住这块不大的平地，从平地上望去，那（Korrektur哪）是东那（Korrektur哪）是西，那（Korrektur哪）是路，什么也看不清楚，倘若生人是进不来也出不去的，这天然的屏障侧是能攻能守，只要把前面的一个矮山岗守住，就是苍蝇也难飞进来，这楼房就像没有一个人似的，寂然无声，没有一个卫兵，朱娜的母亲在廊上招待（第十三页2）客人，却不请他们进屋，但是廊很讲究，地上铺着地毯，宽阔的壁灯，发出灰色的光辉。凡亚想，就这样将客人放在走廊上？饭桌上菜色齐备，宾主谈笑风生，表歌（Korrektur哥）表姐面上装得很高兴，心中猜疑是监狱吧？！哪有这样漂亮的监狱？！这许多房间为什么没有一个人住？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屋？玩了一会，表哥心想，这许多房间的秘密一定要弄清楚。突然表哥说他心里难过，接着翻胃倒肠吐起来了。大家一惊，忙替他抚胸漱口，朱娜的母亲离开席位，走进右边一间房里去了，朱娜立起身从左屋拿出一块印花塑料布盖在弄脏的地毯上，朱娜按一下电铃，立即走来几个于（光）头，把弄脏的地毯拿去了，朱娜很抱歉地说：“让他到休息间去吧。”他可能路上伤风了。”表姐顺手关上门，朱娜坐在表哥身边问候，凡亚马上明白了。于是他轻轻地向楼上走去，推开第一房间的门，这是一间西式客厅，第二间却是空的，他走进去，轻轻的推了左边的小门，脚刚一落地，里边一把转椅忽然转过来一个彪形大汉，两眼恶狠狠地盯着凡亚，长长的红舌头一直拖到胸上，凡亚一惊，脚一松，那大汉也就转过身去了。凡亚心里明白了，知道这屋里肯定有文章，但怕时间过长引起朱娜的怀疑，便轻轻地走下楼来，坐在原地。在这个时候，朱娜的母亲从屋里走出来，陪礼道：“很对不起，我有心脏病与胃病，看见噁（Korrektur恶）心的东西，心里就难过，真对不起，少陪了。”凡亚客气地回答：“真是给你添了不少麻烦。”于是又是一阵寒暄，客人们告辞了，朱娜道歉道：“没有什么好招待的，请原谅。”大家出来各就各位，朱娜依然坐在司机旁，车子一动，那奇怪的雾又升起来了。（第十四页）表哥借酒醉，头靠在凡亚肩上，微微睁开眼，注意车窗外的一切，这儿到处是岗哨，监狱的门口，有日本鬼子和美国特务带着警犬趟来趟去，路上五步一岗，三步一哨，但是轿车却通行无阻，哨兵还唰唰地立正。为了不让朱娜从车辆反光镜里发现，表哥闭上了眼睛。

（七）

清澄的江水微波荡洋（Korrektur漾）着一群轻捷的白鸥，在江上時（Kurzzeichen时）高时低的飞着，江边是一排排的垂柳，风一吹左右摇摆。在一颗垂柳旁站着一个青年。柳条轻拍着他的脸，离青年远远的一棵柳树下，来了一个老工人，老工人一见他便忙喊“凡亚”，凡亚连忙走过去握住他的手说：“王书记。”王书记兴奋地告诉他，重庆马上要介（Korrektur解）放，敌人可能在失败之前，计划潜伏一批特务搞破坏，刺探情报，梦想等待时机里应外合。我们现在的重要任务，就是在敌人逃跑之前，掌握他们的行动方案，把敌人潜伏下来的名单弄到手。”王书记说到这里仃（Korrektur停）了一下问：“凡亚，你和那姑娘关係（Kurzzeichen系）如何？”凡亚道：“很好，她已完全把我当知心者了。”“那很好，但朱娜是个很狡猾的特务，你要小心对付才是。”凡亚奌（点）头：“那当然。”王书记又说道：“组织上完全同意你的方案，我已派王波和华南二同志配合你，我到成都去，情报弄到手后你将朱娜和司机交给刘付（Korrektur副）书记，带上情报，马上到华莹山找双槍（Kurzzeichen枪）老太婆，配合介（Korrektur解）放军解放重庆，有困难吗？”凡亚坚决地回答：“天塌下来，也要完成党交给的任务。”（第十四页）

（八）

叽喳叽喳，凡亚住房前那棵艸（草）果树上，山雀合唱，鸟儿跳来跳去，把洒满露水的艸（草）果树弄得沙沙作响，突然鸟儿乱噪，四处乱飞，朱娜关上门笑着望那惊飞的鸟儿，这时凡亚开了门，朱娜坐在凡亚的右边，拉着凡亚的手说，今天我有要紧的事要回去，我们的旅行游玩计划只好拖拖了。凡亚皱了皱眉头说：“朱娜，这是平生喜欢的事，我已经把所有需要的东西都准备好了，你不能早回来吗？”朱娜沉思半响说：“好吧，我去问问我妈妈，上车吧，如果不行，我送你回家。”凡亚提着旅行用品上车，朱娜关好了车门，不一会就到了。“你坐着，我去给妈妈打个电话”，说着，朱娜进了平房，打了电话，高兴地走出来，对凡亚说：“好，同意了，只是叫我三奌（点）钟回去。”这是凡亚抢先坐在司机旁，朱娜又不好推让，再说这是游玩，又不是歌乐山，让他坐坐也不要紧。朱娜想到这里，对司机说：“我们上哪儿，就叫凡亚指奌（点）好了。”司机听了朱娜的话，也不再理会，启动了电门，车子急（Korrektur疾）驶而去。凡亚看看窗外的野景，指奌（点）着，车子飞过青青的长江岸，奔驰在嘉陵江边。凡亚看着那些在水上飞翔的白鸥和跃起的浪花，凡亚指奌（点）给朱娜看，谈论得十分高兴。这时凡亚指着一辆向公园驶去的轿车，在公园的深处，站着二个人，手提拎包，似乎是夫妇俩在谈論着什么，欣赏着什么。凡亚装着没有看见，朱娜坐在窗口旁边，她忽然叫：“看，表姐表哥。”又连忙招呼司机仃（Korrektur停）车仃（Korrektur停）车，表哥表姐也似乎突然看见，惊喜地走过来。朱娜高兴地拉着他们的手说：“表哥表姐，怎么这么凑巧？”表姐愉快地说：“你们准备上哪？”“我和凡亚到郊外游玩，表姐你有事吗？”“啊，没有没有，今天我们休息，我和你表哥逛逛公园。”“那么我们一起快去游玩吧。”表哥表姐也不推辞，上车坐在朱娜旁边，表姐拉着朱娜的手，亲热地问长问短，当车驶到郊外，刚开到一间破烂的艸（草）屋前，只见凡亚对准司机冷不防就是一拳，正好击中头部，司机身子一歪，松开了方向盘，倒在一边去了。凡亚即抢上去驾驶，刹住了车。这是（时）从艸（草）屋里冲出三个手持短枪的（第十六页）人，打开车门，将司机捆好，后边的表哥表姐也已经将朱娜捆好了，朱娜被堵上了咀（Korrektur嘴），抛出车外。朱娜被几个持枪的人押去时，恨恨地望着凡亚几眼，咬牙切齿地走了下去。这时凡亚驾着汽车驶进歌乐山，沿途许多散乱的岗哨，轿车从中飞驰而过，这时前面传来一阵槍（Kurzzeichen枪）声，表哥注意看，在山岗上国民党正在槍（Kurzzeichen枪）杀一批共产党和无数表个认识的同志。“共产党万岁，毛主席万岁！”的口号声穿云破雾，回响在山岗之间，一会监狱里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和轰炸声，一会儿敌人追了出来，接着轰轰几响，监狱被炸毁了，尘土飞扬，血肉横飞，表哥心如刀绞，不禁流下愤怒悲痛的眼泪。朱娜的母亲将各处的特务头子叫到一起，吩咐收拾主要的东西和档案材料，楼下的几个仆人丫头全部拉去枪毙了，准备潜伏下来的当厨师的老特务，也混在犯人里面被一起关了起来。只见特务们乱作一团，来回奔窜，嘶声惊叫，几个老特务手叉着腰，来回监视，特务们到处一片混乱，拼命地做臨（Kurzzeichen临）死前的挣扎。这时黑色的小轿车飞也似的朝这开来，在门口猛地仃（Korrektur停）了下来，从里去跳出表哥，他握着手槍（Kurzzeichen枪），首先抢占了一个有利的位置，隐蔽起来，监视着动静，凡亚大步流星地冲上楼去，走到彪形大汉的房间，他迅速地看了一下这个房间，里面除了电动椅子和彪形大汉外，别无他物，四周望上去都是有缝的钢板，凡亚不加（Korrektur假）思索地端起椅子，椅子放在转动的铁盘，铁盘上有九个圆柱，他转动了一下，里面的一圆柱突然咔嚓一响，立即钢制的天花板裂开了一条缝，他跃上天花板，只见上面掛（Kurzzeichen挂）着三把钥匙开门，突然从楼梯处传来一阵脚步声，一个女特务从四楼下来，她是奉老特务之命来取梅花毒的，她穿过中式客厅，往彪形大汉房间走来，表哥眼疾手快，跳出来当的一枪，女特务应声倒下，听到槍（Kurzzeichen枪）声，屋里的特务立刻拔出手槍（Kurzzeichen枪）冲了出来，表姐拾起手槍（Kurzzeichen枪），只听叭叭叭三槍（Kurzzeichen枪），三个特务骨碌碌地滚下去，一个老特务从楼上的背阴处，向表姐开了一槍（Kurzzeichen枪），只见表姐手捂着胸部倒了下去，表哥愤怒地冲上去，对着老特务大喊一声：“举起手来！”正要报仇，只听彪形大汉房间里“哒…… 哒……”一阵猛烈的机槍（Kurzzeichen枪）声，后来各种（第十七页）自动机槍（Kurzzeichen枪）开火了，表哥觉得事不宜迟，返身下楼，这时凡亚返身下楼，表哥一面掩护，一边跟着凡亚跑，四周几个特务围上来，表哥抢起手槍（Kurzzeichen枪），左右开弓，掩护凡亚冲上汽车，全速开往重庆，表哥等凡亚冲出后，只身奋战，最后终于中弹牺牲了。老特务打电话通知摩托车，立即跟踪那辆黑色轿车。

（九）

“最后敌人是怎样追你的？”总理问，谢处长说：“离开歌乐山，我知道敌人会追上来，便将车子开到悬崖，自己跳下车，来到破艸（草）房，把梅花交给了刘书记，上华莹山去了。”“那么三朵梅花后来又怎样了呢？”总理发问。“晚上刘副书记亲自放开朱娜和司机，把他们关在没有窗子的屋里，四面派民兵看守，准备第二天押往成都，朱娜见天黑之后，取出高跟皮鞋的后跟，拿出电台，向老太婆发报，不到十分钟，敌人出动了摩托车，包围了不大的艸（草）房。在激烈的战斗中，民兵因寡不敌众，最后全部牺牲，用鲜血换来的三朵梅花又落在敌人手中。朱娜和司机骑上摩托车又回到歌乐山去了。”“王书记呢？”总理问，谢处长沉痛地说：“在抗美援朝的时候，王书记在一个师当政委，在白头山战斗中牺牲了。”“那朱娜的消息你知道吗？”“朱娜可能潜伏下来了，现在什么地方我就不知道了。”总理思索了一会，决定派很有经验的谢处长和广州公安处长一起破案，并指示说：“一定要搞清楚三朵梅花是什么东西，有何作用？”刘处长二眼炯炯有神地说：“首长，我绝不辜负党的希望和委托。”“你准备什么时刻动身？”总理站起来问，谢处长也站起来马上回答：“明天和沈处长坐飞机一起到广州，先到刘刚那里究查一下，有线索没有？”总理握住谢处长的手说：“祝你们工作顺利！我等你们的胜利消息。另外发给你们一份特别工作证。”

（十）

一辆兰（Korrektur蓝）色的小轿车，在刘刚的门前仃（Korrektur停）了下来，二位处长和小燕走下车来，小燕打开房门，房屋里一片杂乱，刘刚的用品满地都是。沈处长观察了一会井（Korrektur警）觉地问：“小燕，我走了之后，你来过没有”，小燕惊讶地（第十八页）说：“从未来到。”沈处长眉头一皱地说：“敌人很可能来过这里，拿走了一件什么？”谢处长看过之后，也肯定地说：“而且是一件很重要的东西，它直接与梅花联系。”小燕走进房，招呼二位处长走了进来，小燕指着打破的玻琍（Korrektur璃）窗说：“来人是从窗子里进来的。”谢处长取出照相机，将现场拍了下来，然后谢处长靠近玻琍（Korrektur璃）碎块，注意地看了下那玻琍（Korrektur璃），在钉子上发现一块拉破的小布条，在微风中飘动。谢处长拿起布条，沉思了一会说：“根据现场看，作案者很不沉着，在翻窗时，衣服被钉子勾住了，当时使劲拉扯破，而不是从容地取掉的。当时他很有可能慌了神。”沈处长接过布条看了看说：“对，正是这样。”小燕刚走进刘刚的卧室惊喜地叫了起来。谢处长一看是件新的的确凉衬衫，在后面有一个脚印，他们拍了下来。正在这时门外传来一阵马达声，一辆摩托车仃（Korrektur停）在门口，马达没熄火，还在隆隆地响着。沈处长一看是公安处小张来向他报告说：“报告处长，在公园里发现一具死尸。”“走！去看看去。”沈处长将布条交给小燕说：“回去将脚印放大。”一会功夫，摩托车来到出事地奌（点），在清绿的河边，躺着一个年青（Korrektur轻）的妇女的尸体，散乱的头发在微风中吹动，拂扫着她的脸，裤裆被拉破了，双腿叉开，二处长查看了女人身上，並（Kurzzeichen并）未发现有其它有关伤痕。沈处长说（：“）有可能死者和杀手是熟人，凶手强奸未遂，就将这女人卡（Korrektur掐）死了。”谢处长一言不发，他指着裤裆破的地方说：“凶手为什么是这样进行强奸，这不是一般的简单的强奸，让我们先查找脚印。”三个人都仔细地寻找一查没有发现脚印，忽然民井（Korrektur警）小张在花园外围的右边发现了一个脚印，沈、谢处长赶过来看时，只见脚印在准备给花上肥的废料堆上，谢处长看了看脚印，坚决地说：“这脚印与刘刚屋里的脚印是相同的。这是一个人干的，凶手想欺骗我们，叫我们把这案子当作强奸案处理。”（第十九页）沈处长同意地说：“很可能这妇女发现了他，凶手跟踪到此，卡（Korrektur掐）死了她。”这时小燕提着包走过来报告：“照片冲洗出来了。”谢处长拿过照片仔细核对，站起来说：“脚印完全相同，现在我们必须查清这死者是什么人？住在什么地方？家里有谁？”沈处长吩咐小燕说：“你通知各街道负责人到此地来。”小燕飞快地去打了电话，不一会都到齐了，“同志们，大家认识这个死者吗？”谢处长问到会者，有一位二十多岁的妇女看了照片说：“这死者是个寡妇，名叫黄云香，有一个五岁的小孩叫小红，住在人民路2号。”沈处长说：“没认错吧？”“没认错……”。谢处长合上公文包说：“民井（Korrektur警）同志，你把小孩抱到公安处去。”

广州公安处办公室里，小红在抽泣，谢处长抱起小红，坐在椅子上，问她：“小红，你还有亲人吗？”“我还有个舅舅，在广州203兵工厂，他可喜欢我了，常来我们家玩。”小红像一个十九岁的儿童一样流利地回答。“你舅舅叫什么名字？”“妈妈叫他云峰。”谢处长按了下电铃，小张走了进来，谢处长说：“你马上打电话到203兵工厂，叫云峰同志到这里来一趟。”谢处长问小张（Korrektur红）：“饭吃过了吗？”不等小红回答，就给小燕下令：“去给小红买奌（点）吃的”。说完就将小红交给小燕抱去。

“报告”，厂外传来小张的声音，“进来！”谢处长看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小伙子，很快地打量了一下这个小伙子，尤其是他脚上穿的那双皮鞋。“坐吧！”黄云峰拿出烟奌（点）上火，谢处长在办公室的椅子上坐下，平静地对他说：“黄云峰同志，你姐姐叫人暗杀了。”黄云峰大吃一惊，马上便哭着说：“啊，是真的吗？是谁这么狠毒啊！我，我伤心啊。“说完便呜呜咽咽地哭起来，谢处长安慰他说：”别难过，情况是一定会弄清楚的，你有什么要求吗？”黄云峰说：“我姐姐只有这么一个女儿，我准备带回去抚养。”谢处长：“小红我们已（第二十页）经带来了，你如果要抚养的话，即你就带回去吧。你以后有什么困难，就向我们提出来，我们一定可以帮助解决。”谢处长来到小燕的宿舍，对小红说：“跟舅舅回去，要听话啊！”然后又在小燕的背后低声讲了些什么。谢处长马上叫小张将黄云峰的脚印拍下来，赶快冲洗出来，並对小张说：“你马上派二位同志跟踪黄云峰，以免发生意外。”这时谢处长将小红交给了黄云峰，並（Kurzzeichen并）对他劝慰了一番，黄云峰走后，小燕将冲洗放大的照片拿给谢处长，严肃地说：“经过校对，前二个脚印完全一样。证明黄云峰是凶手。”

黄云峰抱着小红到百货商店，问小红吃不吃饼干，小红摇摇头，有问小红吃不吃糖果，小红没回答，黄云峰就去買（Kurzzeichen买）了一斤糖果，放在提包里，又拿了一个奶糖，将皮质（Korrektur纸）剥掉，递给小红，小红刚要用咀（Korrektur嘴）去接，只见迎面来了二个青年猛地撞在黄云峰身上，糖被撞掉了，黄云峰还待发火，只见一个青年将落在地上的糖果拾起来，放在自己口袋里，黄云峰得知不妙，还想扑上去，这时另一个青年低声地说道：“老实奌（点），你已经被捕了。”

（十二）

审讯室里，谢处长，沈处长威风凛凛地坐在审讯台上，小燕坐在一旁握笔记录，黄云峰低头坐在当中。“黄云峰，党的政策，你知道吧，”谢处长的二道目光直对过去，黄云峰抖索着。“黄云峰”，谢处长一声厉吼，“你窜到刘刚家里拿去了什么东西？”“我没有拿什么”“没有？”“我……我没有”黄云峰吼地说。黄云峰脱下衣服，小张接过递给谢处长，谢处长指着衣服破的地方说：“这是怎么破的？”“在厂里……”“胡说，不承认吗？”谢处长打开抽屉，将破布条拼在衣服上，指给黄云峰看。“你的布条勾破，我们拾来了。”然后，拿出照片给黄云峰，黄云峰一看，浑身发抖，满脸是汗。谢处长轻转地说：“掩耳盗铃，自欺欺人，你以为干得不留一奌（点）痕跡（Kurzzeichen迹），杀了人还想造假象，难道毒死小红，（第二十一页）你就万事大吉了吗？告诉你，中外一切发动派都是没有好下场的。毛主席教导我们，不给出路的政策，不是共产党的政策，不管他犯了什么罪，只要低头认罪，党是给出路的。”

（十三）

夜晚，浩（Korrektur皓）白的月亮慢慢地穿过乌云，将洁白色的月光洒在大地上，黄云峰象往常一样，去余书记家汇报生产情况。奇怪余书记家的大门开着，黄云峰不加（Korrektur假）思索地走进去，到余书记家门口，轻轻推开门，只见电灯亮着，屋里没人，他正坐下来等余书记，只听帐子里一个女人声音“不好了，救人呀！黄云峰强奸我了”，说着就坐了起来，嚎啕大哭，黄云峰听了不知是怎么回事，刚想拔腿出门，只见余书记的母亲跑过来，一把揪住黄云峰，乱抓乱揪地要把黄云峰拉到公安局去，几下挣扎，黄云峰的皮带被拉断了，黄云峰只好一手拎着裤子，一手招架，正在这时，余书记回来了，只见黄云峰被母亲拉住，美琴坐在床边蓬头散髪（Kurzzeichen发）的哭着，余书记忙走进去问是怎么回事。美琴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说：“黄云峰强奸了我，我没脸做人啦！呜呜……”余书记的母亲也在一边火上加油地喊道：“这小子干了坏事，还想跑了呀？我的孙女尽（Korrektur竟）给人糟蹋了！”余书记装着气愤的样子说：“想不到！你尽（Korrektur竟）干这种事，胆敢跑到我家来干这种事，老实告诉你，我一告发，少说也得叫你坐上几十年的牢。”黄云峰一听慌了神，刚要申诉，余书记的母亲一把拉着喊：“到公安局去”。余书记又假庄（Korrektur装）沉痛的样子，拉住了母亲，慢条斯理地说：“黄云峰，要娶我女儿也不难，你何苦这一手呢呀。你这样年轻又漂亮，又能干。”黄云峰听话中有话：“走吧，我跟你到客厅去解决。”黄云峰结果余书记递给他的皮带，听从地跟着余书记来到客厅，坐在沙发上，垂头丧气。“你知道吗？强奸一个党委书记的女儿，应该有多大的罪名。（第二十二页） 你现在还年青（Korrektur轻），倘坐了牢，蹲上十年二十年，就是出来了，也不完了（不也完了）。我倒同情你们的遭迂（Korrektur遇），不过现在还没人知道。”黄云峰一听连忙要求道：“余书记望你多多开恩啦，救救我吧。”余书记面带笑容：“这个不难，只要你今后听我的话，这事包在我身上，家丑不可外扬嘛，我看美琴配你也正合适。”黄云峰一听，喜出望外，不想大祸变成大喜，但转而一想，是不是美琴有了……嫁祸于我，又一想，管他的，黄泥塞进裤裆里，不是粪也是臭，只求不坐牢就行了。余书记见进了圈套，便进一步说，我想丑事不外传也容易，只要你办件小事。”“什么事？”刘刚家不就在你家附近吗？我的一件单衣放在刘刚的绿箱子里，有瓶外国进口的避孕药，你想办法弄来就万事大吉了。”黄云峰一听犹豫不决，余书记眼睛一瞪：“这奌（点）小事你就不愿干吗？那就别怪我无情了。“黄云峰连忙说：“我去！我去！”臨（Kurzzeichen临）走时，余书记关照他说：“如果有人发现了，你就说，我想偷奌（点）东西，上公安局去不过教育一下而已，没什么了不起的。”黄云峰来到刘刚住所，四周一看，静悄悄的，没一奌（点）动静，就来到窗下，用榔头打碎玻琍（Korrektur璃），翻进屋，借着月光，翻箱倒柜地找那件单衣，正心慌意乱地好容易找到绿色皮箱，找出单衣夹在怀里，就往外窜，衣服被钉子勾住了，他也不顾这一切，使劲拉破衣服就跑。那（Korrektur哪）知一个青年妇女正好经过，听有声响，心一悸，往窗口走过来，黄云峰毛骨悚然，等女人走到面前一看，见是自己的姐姐，他才松气说：“吓死我了。”黄云香见是他，忙惊奇地问他：“深更半夜的，你到这里来干什么？我要告到公安局去。”黄云峰听了慌了神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猛扑过去，卡（Korrektur掐）住她的脖子……然后胆战心惊地来到余书记家，将单衣交给他，黄云峰将经过讲给余书记听，余听了说：“事已至此，一不做二不休，你将这美制的烈性毒药把她的女儿也干掉，说着将二颗奶糖送给黄云峰。（第二十三页）

谢处长听了黄云峰的交待，对小张说：“把他待下去。”又马上命令立即逮捕余书记。谢沈二处长亲自带了一班人乘车来到203兵工厂，走到余书记的家门口。谢处长一眼看见一个老太太在扫地，谢处长来到她面前，老太婆抬头一望，双方都猛吃一惊，老太婆刚想反抗，谢处长手槍（Kurzzeichen枪）子弹上了膛，喝道：“去起手来！你被捕了。”这时沈处长也带着余书记出来，余装糊塗（Korrektur涂）地说：“呀，这是怎么回事，我抗议，你们无权逮捕一个党委书记……”余音未落，谢处长一看，厉声说：“不许你侮辱党，朱娜！”朱娜大吃一惊，将手伸进裤袋里，准备打死谢处长，沈处长眼疾手快，一个箭步上去，一拳打击，这时安娜口袋里的槍（Kurzzeichen枪）响了，子弹穿过沈处长的眼部，沈处长应声倒下，小李扑上去，打倒朱娜，从口袋里搜出手槍（Kurzzeichen枪），带（Korrektur戴）上手铐，然后赶紧将重伤的沈处长送上汽车开往医院。谢处长对朱娜和老太婆讽刺地说：“怎么样，到我家去，我请客！”专程送保险箱的飞机在广州机场着陆了，谢处长就赶到现场将保险箱放进轿车，谢处长拉着公安部的刑经（Korrektur警）同志说：“你们的功劳不少啊，祝你们胜利！”谢处长的轿车飞驶的离开机场，在化验室里，小燕协助谢处长打开了保险箱。

（十四）

“沈处长的伤势如何？”谢处长关心地问小燕，小燕说：“子弹取出来了，医生说，已经过了危险期。”说完小燕从保险柜里拿出一件单衣，谢处长接过单衣，拿出剪刀，将单衣翻来复（Korrektur覆）去地看着，思索着，谢处长小心地拆开衣缝，没发现什么，“那么敌人为什么不惜一切代价搞这件衣服呢？”，谢处长自言自语，小燕目不转睛地盯着衣襟的（第二十四页）纽扣，谢处长的目光和小燕的目光合在一起，对，应该把扣子留下，谢处长注意地看着扣子，突然发现扣子的背后面是朵梅花，这熟悉的梅花立即使谢处长兴奋起来，“啊，梅花扣子”，小燕又割下一颗，谢处长将手一拍道：“终于找到了！朱娜不是说有什么药粉吗？就得将它碾成粉。”小燕也拿起一粒扣一捻，也果然成粉，谢处长站起来说：“我去提审黄云峰。”

在审讯室里，谢处长问道：“黄云峰，经常到余书记家去的是谁？”“一个医生”“叫什么名字”“李耿”“在那（Korrektur哪）个医院工作？”“在广州第一人民医院中医科。”

在广州一医中医科，李耿医生正忙着看病，一边对一个病人说：“我们医务人员要发扬人道主义精神。”“嘀……”一辆小轿车仃（Korrektur停）在门口，谢处长到中医科大声问道：“谁叫李耿”“什么事”在给病人看病的李耿抬头问，谢处长举起逮捕证，“你被捕！”李耿惊慌地望着谢处长，谢处长慢腾腾他说：“司机先生，你曾为我辛苦过，今天我请你和朱娜一起到我家去作客。”李耿一听，像泄了气的皮球，被挥上汽车，在被捕李耿（李耿被捕）时，搜查发现皮箱里有一条堑（Korrektur崭）新的裤子，谢处长拿着裤子到小燕的化验室里，小燕通过一把剪刀，谢处长割下裤子上的梅花扣，叫小燕捻成粉，然后放在梅花上毫无反应。谢处长叫小燕将单衣拿出来，两种粉合在一起，突然嘶嘶作响，扣粉像火一样烧掉了。谢处长想这些特务比狐狸还狡猾，突然他想起黄云峰的招供里，衣服里有并（Korrektur瓶）国外进口的特制的避孕药，他兴奋地从单衣领子里拔出一并（Korrektur瓶）药，谢处长将并（Korrektur瓶）子砸破，将要分洒在梅花上，梅花立即显出几个字：王光美，郭德洁……“呀，王光美是特务！”小燕吓得叫出声来。谢处（第二十五页）说：“要严守秘密，我马上向总理汇报。”

在国务院办公室里，周总理正在翻阅文件，机要员拿着一份文件走进来：“报告总理。”总理拆开机密文件一看，文件如下：总理，梅花案已破，王光美和郭德洁等是特务，第一第二朵梅花已经烧掉，不能发现特务报告。谢。

总理立即打电话给毛主席，将谢处长的破案经过进行汇报。